

鸡窝

三组清一色是妓女，「妓」一鸡一同音，女囚们顺口称「鸡窝」。鸡窝组虽然只有八只鸡，却是庙小妖风大：「芦花鸡」狡猾阴险，擅搞阴谋；「烧鸡」出身高贵，却不得已不替丈夫拉客，性格柔弱内向；「澳洲黑」做的是洋人的生意，至死都想到非洲当王后……

张沪 著

鸡窝

三组清一色是妓女，「妓」「鸡」同音，女囚们顺嘴称「鸡窝」。鸡窝组虽然只有八只鸡，却是庙小妖风大：「芦花鸡」狡猾阴险，擅搞阴谋；「烧鸡」出身高贵，却不得已不替丈夫拉客，性格柔弱内向；「澳洲黑」做的是洋人的生意，至死都想到非洲当王后……

◎ 张沪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鸡窝 / 张沪著. —北京: 同心出版社, 2006

ISBN 7-80716-297-X

I. 鸡... II. 张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91009 号

鸡 窝

出版发行: 同心出版社

出 版 人: 刘霆昭

地 址: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

邮 编: 100734

电 话: 发行部: (010) 85204603 (外埠)、85204612 (本市)
总编室: 85204653

E - mail: txcbzbs@bjd.com.cn

印 刷: 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 开本

印 张: 21.75 印张

字 数: 370 千字

定 价: 29.00 元

同心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,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

张沪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北京日报高级记者。浙江绍兴人，1931年生，1937至1948年在上海求学。1946年夏参加学生运动，1947年7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8年10月因被国民党特务追捕，撤退至苏北解放区。1949年6月随解放大军渡江回上海做青年团工作。1951年3月至北京日报，任记者编辑。1957年错划为右派，深陷图圉二十年。1978年改正重返新闻岗位，负责采编北京晚报本报专访，后任北京日报《小苗》儿童文学专刊主编。1987年开始文学创作，先后发表《曼陀萝花》、《瓦妖》、《方城门》、《金花鼠》、《混血儿》等中篇小说。出版的著作有散文特写集《穿越地球的经纬》、《逢春集》；小说集《女囚》等。

这些以自己的肉体去满足他人欲望的生灵，它们趾高气扬地炫耀着白的黑的花的各色羽毛，却不顾身上带的粪和脚下踩的泥。它们知道生命是多么短暂吗？它们想到未来的遭遇吗？那些圆圆的亮亮的眸子看到的只是一片片小小的窝。

责任编辑：解玺璋 蒋爱民
美术编辑：郭 丽
封面设计：品声设计事务所

远行者的足音(序)

从维熙

近日，同心出版社将张沪的小说创作纳入出版视野，不仅仅是对文学全面的体察，还是一个还原人生万象之举。我所以这么为其定位，因为在时尚作品中，红粉的时尚小说已然多如尘埃，而表现社会底层女性生活领域的作品，则寂寥得如同荒漠，形成文苑的一片空白。可是在人生的大千世界中，于社会底层的囹圄之中的特殊女性群体，也是社会生活之一隅。用“以人为本”这个标尺去衡量，出版社出版关注表现底层女性作品的问世，无疑是弥补文学星空失圆的善举。

记得，还是在《人民文学》鼎盛时期，张沪描写女囚生活的中篇小说《曼陀罗花》在该刊面世后，由于主人公是位削发出家的小脚尼姑，作品曾引起广泛关注。之后，约稿函件便纷至沓来。张沪一鼓作气将另两部中篇小说《瓦妖》和《方城门》，分别寄给了《十月》和《钟山》。不久，两家刊物都以头条的位置发表出来，《中篇小说选刊》并将其转载，成为当时独特的文学景观。

记得当时任《十月》副总编的张守仁，曾为小说《瓦妖》在他们刊物上发表，打电话询问过我：

“她的这部小说，是不是你修改过？”

我说：“她的个性，是不允许我涂改她的作品的。”

“那为什么她刚写小说不久，就能写出《瓦妖》这样的好东西来？”

我答：“厚积薄发，才有一鸣惊人吧！”

我的回答并非虚言。张沪在人生跑道上，当属一个远行者，16岁参加地下党，经历过烽火考验，这只是她具有的财富之一；之二，始自1957年，她开始了又一轮的马拉松跋涉，尽管与第一次远

行相比，这二十年的风雪里程并非出自她的自愿，但无疑又给她的生活增加了丰厚的库存。特别需要提及的是，她除了是生活的占有者之外，她的聪慧资质，决定了除去是大墙生活的占有者之外，她还是中国文化积淀的富翁。从古典文学到天文地理，从孔、孟的儒理到老、庄哲学，她皆烂熟于胸。比如，《瓦妖》和《方城门》的小说命名，其内就藏有中国老庄文化。古书上说“生女弄瓦”，瓦妖自然是女性王国里的故事；古书上又记载着，阴间鬼城酆都城门与人间城门不同，它不是圆的而是方的。她以此为小说题目，不言而喻的悲剧内涵，也就无需直白了。该怎么说呢，高级记者张沪只是她从事新闻工作的职称，更为确切的称谓表达，应当说她是个中国古蕴深厚的文化杂家。

张沪是从新闻工作转轨到文学写作上来的，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艰辛的历程。因为她有中国文化底蕴为根基，又是个生活中不知疲惫的强者，因而转轨的时间很短。几部中篇小说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十月》和《钟山》发表后，她续写的中篇小说《金花鼠》、《混血儿》等篇章，又在《小说》和《清明》文学刊物上问世。当我在上个世纪之尾，去她家看望她时，她桌子上摊开着一摞摞稿纸，又开始了名为《鸡窝》的长篇创作。我问她何以把“鸡”们纳入创作视野，这太有悖她清高孤傲的个性了。她的回答直到今天，我还难以忘怀。她说：“形形色色的‘鸡’，也是人类的组成部分；虽然写起来十分恶心，甚至于引起呕吐，但我还是想登高远眺，画一幅人间全景的图画。”

这就是由人到文的张沪。现在同心出版社将其小说结集出版，其本身就是一种人文创意。笔者故尔写此短章，向张沪和出版者表示祝贺，并以此文为小说集序言，以求证方家和广大读者。

2006年4月于北京

《鸡窝》主要人物姓名绰号对照：

白勒克——白雪玲

烧 鸡——笄修仪

老母鸡——邵艳桃

澳洲黑——司空丽

柴 鸡——柴凤英

酱 鸡——蒋月莲

九斤黄——黄春花

芦花鸡——芦秀慧

目 录

远行者的足音(序) 从维熙	/1
鸡 窝	/1
镜子的正面和反面	/148
女囚系列中篇	
花开花落	/150
曼陀罗花	/162
瓦 妖	/188
方城门	/219
金花鼠	/255
混血儿	/291
后 记	/337

鸡 窝

楔 子

这是什么地方？

一根根铁条编成的栅栏后面，伸出许多脑袋，顶着鲜红的冠，撇着尖尖的喙，争先恐后地去啄木槽里的食。这些以自己的肉体去满足他人欲望的生灵，它们趾高气扬地炫耀着白的黑的花的各色羽毛，却不顾身上带的粪和脚下踩的泥。它们知道生命是多么短暂吗？它们想到未来的遭遇吗？那些圆圆的亮亮的眸子看到的只是一片片小小的窝。瞧！它们之间有了什么不愉快吗？一眨眼间各色羽毛纷飞，整个空间充满了“咯——咯——咯”。

—

“啊——啊——啊——”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深夜，在慈渡劳改农场的一间号子里也响起了类似的噪音。慈渡原本是一片芦苇密布的碱滩，东临大海，西边的潮白河分成金钟河和银钟河，像两条胳膊南北包抄抱住这块海滩。此地四面皆水，上世纪初是海盗的老巢。解放后，被公安局相中，定为劳改

农场，一排排红砖砌就的号子里的犯人男女老少足有上万。这里的门窗同样钉着铁条，不过发音的喉管不同，音色也就有了差别。尖锐嘶哑的“啊——啊——啊——”划破了冬夜的宁静，令人毛骨悚然地掠过盐碱地，飞向烟波浩渺的大海。缩着脑袋栖息在树梢头的寒鸦被惊动了，一起加入这出大合唱，好不瘆人！

女劳教队的大值班小郎使劲拍着队部的房门：“方队长！方队长！鸡窝组发疯了！”

五短身材的方队长披着棉大衣开了门，狠狠瞪了小郎一眼。小郎立刻改口，嗫嚅着说：“是三组……三组……”

“这就对了！我们能随着劳教分子叫吗？”

三组清一色是妓女，“妓”“鸡”同音，女囚们顺嘴称“鸡窝”。说得对！公安人员哪能跟女囚一般见识！

走进彻夜亮着灯的院子，每间号子的铁窗后都人影憧憧——比起床哨还灵，女囚们全醒了，一个个扒着窗户往外瞧，没一个敢到院里来。所规上写得清清楚楚：晚点名后不许出号子门，出来算越狱！再说，门上有锁，你出得来吗？

小郎掏出钥匙打开鸡窝组的门，不由得一哆嗦。惨白的灯光照着七个大张着的黑洞，发出震耳的“啊——啊——”定睛一看：是七张嘴。大炕上六个，小炕上一个。七个半倚半坐的躯体，七双紧闭着的眼睛。小炕一侧一个被窝卷在不停地颤动。小郎揭开棉被，露出一张满是雀斑的脸——组长芦花鸡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小郎抖抖地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晚点名以后都还好好的呀！”芦花鸡抖抖地答，褐色的雀斑在煞白的脸上一粒粒分外清晰。小郎暗想：女囚们给这个姓芦的洋妓起的绰号真叫贴切！

有十年来管教经验的方队长一看就明戏了，吩咐小郎：“别跟她废话，快提溜桶凉水来！”

小郎一溜儿小跑，飞快打来一铁桶凉水。这是什么怪病？可别出人命！要死也上医院去断气，别死在我的班上！方队长却不慌不忙拿起个搪瓷缸子，舀了满满一缸子凉水，挨着个儿每人一缸兜头浇下去……

立刻，喊声煞住，一个个眼睛睁开，嘴巴闭上，湿淋淋地看着站在面前的方队长和小郎。

“不许说话！擦擦脸，都躺下！”

方队长说完，带着小郎锁上门走了，女劳教队慢慢安静下来，寒鸦又一只只回到窝里，把脑袋插进翅膀底下，重寻旧梦。

小郎胡里胡涂跟到院门口，憋不住了：“她们犯了啥病？要不要叫

大夫？”

方队长摇摇头：“啥病也没犯！这叫‘炸窝’，犯人一扎堆常出这种事。来这儿的哪个心里好受？哪个是正常人？一个撒吃症，个个跟着上，醒了问她们，谁都不知怎么回事。记住：下回遇到这种情况，不能问话，不能打骂，泼了凉水过一宿啥事也没有。弄得不好真的精神错乱倒麻烦了。怪的是那个姓芦的组长怎么没传染？难道这次‘炸窝’跟她有关？”

方队长猜得不错，鸡窝组“炸窝”真的跟芦花鸡有关。

时值冬月，整个女劳教队正在“秋后算账”——做总结。这是大事，据说做得好可能提前解除劳教，放出去；做得不好就可能延长，再耽误几年。事关自己的自由，女囚们不能不认真对待。能鸽会咬善斗的“闹将”，嗓子赛过高音喇叭的“骂星”，这会儿全老实了。收了工乖乖地盘腿大坐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抠，惟恐哪个词儿不妥，影响自己的命运。这份总结可是要装进案卷里去的，分量不轻！

可是鸡窝组却老实得太过分了。“炸窝”以后，没一个人发言。头两天还有个说词：犯了病，要缓缓劲儿。第三天芦花鸡送来的记录本还是白纸一张，轮到方队长炸了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芦花鸡可怜巴巴地答，“她们就是死鱼不张嘴！”

方队长腾腾腾走到鸡窝组门口，嚷道：“你们不想解除吗？”

连个回音也没有，仍是一片沉默。

“白雪玲，出来！”

外号“白勒克”的白雪玲低头跟着方队长上了队部。这个外语学院的女生五官长得不匀称，眯缝眼，蒜头鼻子，厚嘴唇，只有一绝：浑身上下白腻得如刚凝结的猪油，越发显得头发炭也似的黑，嘴唇血染似的红。她在学校里有个外号“白雪公主”，进了劳教队变成“白勒克”。两个外号各有道理：“白雪公主”的特点是周围除了王子还有七个矮人；她初出道时身旁围着转的异性，本国的外国的，少说也有一个班，超过了那位洋公主。到了鸡窝组成了“鸡”，女囚们觉得她太像那羽毛雪白、冠子通红的勒克杭种鸡了。第二天，就有人叫她“白勒克”。“三进宫”（三次犯事进劳教队）的老鸨老母鸡是“相鸡能手”，摇着头感叹：“要是白子跟烧鸡合成一个人，那真正是个亮果（美女），亮遍世界！”烧鸡也在这个组里，棕色的皮肤糙得跟砂纸一般，针眼似的汗毛孔一个个排列着，活脱是只拔了毛的烧鸡。可是她也有一绝：脸、手、脚，凡是露出来见人的部分都细腻得像抹了油；金棕色的国字脸配上直鼻、小口、斜飞入鬓的风眼和柳眉，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像飞了金的菩萨，绝对上镜头。据说她母亲是宫里出来的，老母鸡说：“嘿！看那眉眼就是皇

家模子！”烧鸡多了句嘴：“要是我的皮配上白子的盘儿（脸）呢？”老母鸡嘎嘎地笑起来：“那号人上不了鸡窝组，土豆白薯干不了这行，你以为是个个人就能当鸡吗？”

老母鸡说的是大实话，鸡窝组真的没有“念果”（丑女），哪一个都有镇得住嫖客的看家本领。老母鸡叨叨起来没完没了：别瞧咱现在一脸褶子，直到人民政府往我的兰春院贴封条那会儿，咱还能挑五间房的头儿呢！知道吗？这是姑娘的级别！一间屋里只能放一张圆桌，打茶围摆酒席撑死了十来个客。两间就翻一番，到五间的份儿上，坐满了近五十口子。嘿！那一个个都是活蹦乱跳“带把儿的”男人，你得让人人都觉得姑娘眼里有他，你得把每一个都抹煞到了，叫他神魂颠倒，通体舒坦，来了还想来，这就叫功夫！哼！哼！那会儿老娘每天的“盘子钱”可海了去了……老母鸡唾沫四溅，半真半假地说得兴头，竟没提防一边的芦花鸡。

芦花鸡没经历过这种场面，听得直眉瞪眼。解放初期“姊妹妹妹站起来”取缔妓女的时候，她正上幼儿园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初中毕业当上打字员以后才下了水。她接的客不是外宾便是华侨，打心眼里瞧不起这帮“土鸡”。跌进劳教队的时候，她刚笼络上一个华侨富商的子弟，把那个回国上补校的青年哄得晕头转向。她一边听一边想：盘子钱再多也不过是小费吧，能有多少？值得这么吹？恐怕还不如我那位华侨朋友的一张汇款单！她抬头看了一眼老母鸡，那张脑后撅着个苏州髻的灰白脸蛋好像一块被孩子搓捏够了的面团，揉进了一丝丝一条条的灰土，云朵似的黑斑衬着满脸的皱纹像个花脸猫。虚肿的眼泡，鼻凹到嘴角两条深深的八字纹，大概是长期撇嘴数落漫骂手下的娼马子刻下的。凭这个长相能挑五间屋子？镇住那帮嫖客？这老不死的太猖狂，正好汇报缺材料，给她报一下子！

汇报到了方队长手里就成这三个囚偷偷商量出去怎么开窑子接客。这还了得？女劳教队整整开了三天大会，三个“鸡”被斗得鼻青脸肿。斗到第三天才弄清来龙去脉，方队长发现芦花鸡汇报加了作料，于是草草收兵：“今天就批判到这里，谁要是到这儿来还捉摸着出去怎么重新犯罪，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！白雪玲，你们三个回去好好检查！”

重新犯罪？老母鸡还沾点边，至少她在“恋旧”；烧鸡和白勒克招谁惹谁了？怎么检查？鸡窝组的其他几个看在眼里记在心里，都觉得她们挨斗挨得冤，可是谁也不敢多说一句，旁边守着个打小汇报的“特工”，说错一句真的不会有好果子吃的。这事儿要在流氓组，吃了亏的主儿肯定会豁着蹲禁闭，把胡说八道的对头打得满脸花。鸡窝组有自己的传统，她们什么事都放在心里，什么事都暗着来。当然气儿憋久了会

爆炸的，这才出现了“炸窝”。

方队长叫白勒克谈话，企图单个突破。可是白勒克没那么傻，很快回来了。接着鸡窝组成员，走马灯似的挨个儿到队部去了一次。当最后一个倒退着走出去，轻轻关上门以后，方队长的手指在桌上打了一阵鼓点，心里也打开了算盘：都不知道？想用这个法儿把靠拢政府积极汇报的组长挤走？芦秀慧的汇报确实水分太大，可是这个组里能换谁？嘿嘿！就是换组长，也不从你们当中挑。

她打开门，对小郎说：“叫五组的谢萝来！”

二

小郎来到五组，一眼看到谢萝戴着眼镜正在对付那条稀破的棉裤。今天在工地上抬土的时候，裤子上的一块补丁挂住个破筐，刺啦一下几乎刮掉半个裤腿。这条棉裤补丁擦补丁，看不出原来的布色儿，按说早该扔了。但是谢萝只有这条裤子能挡寒，扔了，她就出不了工。

五组是“脑袋瓜组”，全是脑袋里的思想犯了事进来的，全不爱打扮，属于劳教队穿得最次的组，谢萝又是这个组里穿得最破的。不为别的，只因为她是右派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无论劳改劳教，一概不发布票。劳改犯每人发两身囚衣，冬棉夏单，虽说背上缝着号码，到底不至于露肉。劳教犯就不发，也有个理由：劳教期长的三年，短的一年，发囚衣有点浪费。再说这还是优待，可以穿自己的衣裳，起码外包装上不像犯人。轮到谢萝头上，这优待就变了味儿。她划成右派以后，恶习不改，依然关心国事，对三面红旗嘀咕了几句，又不认罪，判了三年劳动教养。到期后，她看着小偷、流氓、暗娼、骗子……一个个都解除了，独独没她的份儿，急了眼，问：“我违犯了哪条，要延期？”得到的回答是：“没违犯，也不算延期，就因为你是右派，上头有令，不放！”一晃又是三年，还是那句话：“不放。”她弄不清楚，这“上头”怎么那么恨右派，乍着胆子又问一句：“我算无期劳教啦？”对方恼了：“政府可没这么说！你敢对政府不信任？”

话说到这份儿上，谢萝只得识相一些闭了嘴，再问下去没准会以这

个罪名进禁闭室。无期劳教有不花钱的窝头填肚子，可是没有囚衣可穿。谢萝的丈夫也是右派也在劳动教养，家里丢下个老婆婆带着个小孙子，靠亲友接济活命，哪有钱供她买高价布穿？她只能补补纳纳过日子，七八年下来，她练出一手打补丁的技术。对着那条挂不住针线的棉裤相了会儿面，她撕开一幅包袱皮，穿上线，准备动手。

“谢萝！上队部！”

她慢吞吞地放下裤子，慢吞吞地爬起来。抬着上百斤重的土筐奔跑一整天，胳膊腿都僵了。一阵刺骨的寒冷提醒她：穿的是单裤。想了想，只得再穿上破棉裤，一只手提着那条分了家的裤腿，哈着腰进了队部。

方队长看到她这个德性，鼻子里忍不住嗤了一声：嘿！还算是个记者，不如个要饭的！贫农出身的方队长不怎么瞧得上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，总觉得这些人喝了几两墨水，说得多做得少，这个姓谢的要是在五七年少说一句，现在不还是能当党报记者吗？真正是有福不会享！不过现在顾不得训斥她——

“谢萝！队部决定调你到三组当组长，明天上午不要出工了，准备搬铺盖！”

“报告队长！我从来没当过组长！”

方队长一想，不错！她当了七八年的女囚，算得上老资格了，但从来都是听喝儿的，没沾过组长的边。这个家伙又酸又硬，从来不跑队部汇报，实在不是当“长”的坯子。不过眼下三组造反轰组长，影响了总结的进度，要是整个慈渡劳改农场都总结完了，独独剩下个女劳教队，我这脸往哪儿搁？！

“记个录还不会吗？”

谢萝摇摇头。

“你违抗队部分配，想蹲禁闭吗？”

谢萝心想，不当组长违犯哪条啦？不过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她仍没有出声。

方队长觉得“蹲禁闭”的说法有点过头，马上改口：“你不想提前解除吗？”

这句话引得谢萝苦笑了：“我在五年前就到期了！”

方队长被噎得答不上来，使劲一拍桌子，嗓门提高了八度：“瞧你这个犟劲儿，不解除你就是对的！”过了会儿又缓和了：“总结完了一定给你向上反映！啊？”

工地里，老母鸡也在调兵遣将。

一年四季中的最后一季在农村是“冬闲”，到了劳改农场变成“冬

忙”。大墙里的居民什么时候都不能闲，劳动才能改造思想。冬天能干什么？活儿有的是，修水利！慈渡地临大海全靠水冲刷掉盐碱才能种庄稼，因此像荷兰一样，水渠密密麻麻，春夏秋抽不出人工疏浚，冬季正是时候，但是此时滴水成冰，地冻三尺，吸饱水的渠帮渠底比特种钢还硬，五大三粗的男囚抡圆了铁镐只能敲出个白点，劲儿小的女囚干不了这活。让男女搭配修渠？自然规律阴阳电相交就会爆火花，天知道男女囚相遇会爆发什么后果。场长煞费苦心，挑了一块干爽的闲地，安排女劳教队去挖养鱼池。年轻有力气的女囚抬土抡镐，队长见老母鸡老了，照顾她装筐，她便充分利用这个差使的优越性，在每副挑子来来回回之际大肆活动。

“听说要给咱们组换个‘猪头’？”

“不假！今儿搬来！”

“什么蔓儿？（黑话：姓什么？）”

“依勒歪（斜）。（黑话：影射姓谢，取斜谢谐音。）”

“哦！脑袋瓜组的那个闷罐儿，三拳打不出个屁来的主儿。睡哪个铺位？”

“小铺！”

“今儿叫她尝尝咱姐们儿的厉害！你叫柴鸡过来！”

“怎么着？”

老母鸡在对方耳边嘁嘁喳喳几句。

“哈！高招儿！”

咋、咋、咋……人高马大的柴鸡带着两片红脸蛋过来了。柴鸡姓名凤英，博得这个绰号除了她姓柴以外，还因为她是来自塞北的柴禾妞儿。她那刀条脸从眼梢到下巴抹得鲜红，法宝是衣袋里珍藏的一张红纸。她得空就吐点唾沫往眼皮和腮帮上蹭，以为这一来自己的“盘儿”就“亮”了。这一招儿是她向村里唱草台戏的角儿跟杨柳青年画上的美人学来的，那上头哪一个脸蛋不抹上红红的两片子？当然大花脸跟白鼻子除外。只要出工队伍路过场部，她的眼珠子就直盯着墙上的大字报和标语，寻摸一种一面红一面白的土纸，这是她的胭脂和口红。偷揭标语纸相当危险，被发现了会成为反革命。一次，她刚揭下一张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”的大红标语，不提防芦花鸡尖叫一嗓子：“你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！”

胖墩墩的三王队长一回头，正好看见那张红纸在柴鸡手里。这下子人证物证俱全，柿饼脸上两道眉毛倒竖起来，正要发作。老母鸡抢着说了一句：“报告队长，这张标语没粘住，掉下来了……”

“不是那么回事——”芦花鸡气得摆着手咋呼。三王队长的个子在

慈渡农场姓王的女队长中排第三，脑子的灵活度也当不了冠亚军，喜欢直来直去。这时她眼见为实，信了老母鸡的解释，不耐烦地喝道：“大惊小怪干什么，快走，别磨蹭！”叫过大值班：“把标语接过来，找点浆子贴上！”

老母鸡救了柴鸡一马，柴鸡从心里感激，因此老母鸡说什么她都照办。她哈着腰，耳朵凑近老母鸡的嘴，一个劲点头，好像在啄米：“好嘞！好嘞！”

说着往后退一步，打算去扶扁担，一脚踩着探头听新鲜的酱鸡，那只靴子后跟钉着三个桔瓣钉，踩得酱鸡跷着一只脚，杀猪似的大叫：“浪×！浪催得你！踩你娘！骚蹄子上还钉着掌——”

柴鸡最忌讳别人贬她的鞋。这双鞋是她用皮肉第一次发的财。老家在山顶上，不长庄稼光长石头，年轻人个个惦着往城里奔。有个八杆子打不着的表叔回村探亲，一眼看上了她，跟她娘商量，带她进城找工作。进了城她瞧着前后左右跟她一般大的姑娘穿得整齐不说，那脚底下的鞋还带响，走一步呱嗒呱。她羡慕得不行：这是铜鞋还是铁鞋？要是穿上一双，这辈子算不白活！晚上表叔钻进她的被窝，城里男人没有山里妞儿有劲，折腾了几个过儿，男的没奈何，坐起来：“你要什么给你什么！”她张嘴要双“铁鞋”。“好说，明儿一早就给你买！”第二天，走遍几个鞋店，没有她穿得下的女鞋。男人只得把自己脚上的靴子脱下来给她，倒是正好一脚。她嫌走路不够响，男人又给她找鞋匠钉上十个桔瓣钉。这双靴子穿上脚走起来山响，盖过大街上所有的时髦小妞，是她最